

特刊

中华读书报创刊二十周年(1994-2014)

2版

2014年7月9日

[寄语]

编辑:韩晓东

祝賀中華讀書報創刊二十周年
擴展視域 豐富知識
啟導思路 開拓新境
傅璇琮謹書

祝中華讀書報
越如越好 並賀年2014.7.1

傳播學術之光
存續文化之魂

—敬賀中華讀書報創刊二十周年

嚴家炎

倡中華讀書之風，
叙人類讀書之事，
頌世界讀書之人。

—賀《中華讀書報》創刊20周年

朱可新

中國國際
視野
甲午
平心

讀書，這是實現民族復興夢想的
動力，也是提高人生價值精神
營養。祝中華讀書報創刊20年，
在建設“閱讀強國”的歷程中發
揮更大的作用。

漢者 張豈之敬題
2014年6月15日

賀《中華讀書報》二十華誕

中華一報常在手
窮苦每若登輕舟
書海蒼茫從容渡
廿載風濤洗春秋

高洪波
二〇一四年七月

與一萬卷
一萬根卷
詩書為友

讀聖賢書要平着心讀，
空着心讀，熟讀精思，
循序漸進，身體力行。
循經而讀，打好基礎，
代受其益。

郭春勇
甲午初夏

当今中国，能静下来读点书实属不易。感谢《中华读书报》，二十年来，在熙熙攘攘的浮华与喧嚣中，给我们的的心灵带来了一份宁静。

高全喜

廿載聚翰墨
中華多書香

賀《中華讀書報》創刊20周年

方正平

2014.07.06于浙江師大紅樓

敬賀《中華讀書報》創刊二十周年

創刊二十年 中華讀書報
不愧為讀書人精神家園
聲光遠播上善若水；
道遠教萬里京城珠市口
端的是文章家硯耕福田
精氣內瑤下筆有神。

王球報
2014.7.2 地師大

本版題詞：
白謙慎
陳來
方卫平
傅璇琮
高洪波
高全喜
郭春勇
賈平凹
藍英年
馬廷途
錢谷融
王泉根
嚴家炎
張豈之
朱永新
(以姓名音序排列)

来过中华读书报的“苏联孩子”小谢廖沙

■张晓、王奔、胡泊

1.这个“来过”编辑部的“苏联孩子”

《中华读书报》创刊20周年，以“我与中华读书报”为主题，向读者作者征文。我们关于小谢廖沙的故事也就先从“我们与中华读书报”说起。

2011年6月底，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中华读书报》要出“七一特刊”。读书报总编辑王玮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将多年研究的党史上的中央特科材料，整理成文在特刊刊出。王玮说，这个题目很重要，如果材料扎实丰富，报纸将不惜版面。

在多年查找、发现特科史料的过程中，我们深感真实的特科历史与以往流传的特科叙述很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即严肃的史学特科与“文学特科”和“戏剧特科”十分不同。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中央特科是极为重要的组织。特科的人和事，是中共党史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至关重要的链环，可以称为党史多个大厦内部隐蔽的钢结构。毫不夸大地说，特科历史本身就是悲

壮的史诗。由于复杂的原因，党史上不少重要史实成为无人知晓的谜，找寻其源头，会发现源头常常消失在特科这个类似黑洞的星体里。探秘特科，比寻找马航深海失联的黑匣子还要难。为此我们几位作者，做了多年的探寻和努力。王玮同志找我们时，正好我们在研究一件党史材料——河北李大钊纪念馆为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准备扩馆和充实史料，曾派员前往莫斯科，从共产国际档案里带回多件珍贵材料，其中有一件年代久远，纸已发黄，题为《李大钊同志略传》的手写原文。我们察觉，这份材料，其实也是中央特科研究史上的珍贵材料。它记述了1935到1937年，中华民族历史上风云大转折的“腰眼”年代，中央特科在党和红军走出深谷过程中，以鲜血和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和事。由于早年复杂的历史天空，还由于地下工作的严格保密性质，更由于特科的深度秘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份材料，犹如一个深海失联的黑匣子，黑匣子里面是冰山，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很小。我们与王玮商量，就对这个“黑

匣子”做一些探寻和解读。

岁月已久，这份文件在莫斯科档案馆里已沉睡了70多年，“黑匣子”里露出的信息，年代、背景、人和事、前因后果等等，都已经很模糊和飘渺。

文章要在6月30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上刊出。6月29日晚上，王玮、韩晓东两位编辑将我们（作者）邀请到编辑部，共同漏夜补天。在那个长篇稿件里，我们找到了一些莫斯科档案原始文件中的李大钊、武胡景、欧阳新、南汉宸、宣侠父、吉鸿昌、任应岐、王世英等等特科人员以及王明、康生等人的魂魄。离天亮出报只有几个小时了，稿件还有不足之处，大家决定不睡了。修改段落、斟酌文字、版面设计，小样大样的传递不知往返了多少回。

夜已子时，匆匆吃了王总编招待的夜宵——每人两碗鸡汤馄饨。吃完馄饨，小憩，谈天说地，古往今来，白云千载。谈起老一辈革命家王世英，当年独一份，敢在天安门的大红地毯上手拄拐杖稳稳站立，不给迎面过来前呼后拥的江青让

开道。江只好悄然侧身让开。谈起聂荣臻元帅说过，康生是个坏东西！查他的问题，要找王世英那些同志。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康生曾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几句凶险的生命威胁足以使在场的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吓湿裤子时，作为山西洪洞人有着暴烈性格的王世英，敢于直接把康生送的砚台扔出门去，敢于当面声震屋瓦怒骂康生——你他妈算是啥球东西！秘书担惊受怕提醒王老千万小心，王说，砍头枪毙告老还乡！大不了找我那些早就走了的战友去！正所谓独上高楼望八都，黑云散尽月还孤……谈起漫长长征，谈起四渡赤水的永远消失的电波，谈起莫斯科凶残的错杀……不知谁吟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王世英与下文所述的一个“苏联孩子”的关系，我们后面将谈到）

继续挑灯夜战。北京珠市口东大街5号光明日报大楼三层《中华读书报》编辑部的灯一直亮到天亮，战斗结束打扫战场，大家已走进晨曦。

三个整版刊出的《莫斯科档案

《李大钊同志略传》的背后》第一时间得到了多位读者的肯定，上级领导告知“很好”。我们也有一定的成就感，感到可以舒一口气了。这是与特科前辈魂灵一起度过的一个难忘的夜晚。

然而三年后，在写现在这篇稿件的今天，我们要披露一个甚感遗憾乃至于内疚的小细节。在那个作者和编辑共同战斗熬夜解读“黑匣子”的夜晚，谁也没有想到，“黑匣子”的茫茫数据里，我们集中精力在破解中原大暴动和红军长征惊心动魄的关系时，有一个孩子像一丝蓝色的微小流萤，在夜空天幕上无声地划过，或者说那天夜里这个孩子静悄悄地坐在了读书报编辑部角落里一把椅子上，一直陪我们工作到天亮，天亮之后又无声无息地飘走了。紧张工作的大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

《李大钊同志略传》这一历史文献，文件批示人在文旁批示中，写有一小行外文字母。这一小行字，母非常不起眼但又有些神秘。因为其英文不像英文俄文不像俄文，我们都不解其意，只好放过，没能考

证（见2011年6月30号《中华读书报》文中）。长文刊出数天后，读书报编辑部收到一封读者来信，编辑部将信转给了我们。写信者看起来是一位老人，字迹略有颤抖但苍劲有力，老人署名姓刘。刘老（我们权且称他为刘老）对长达三个整版的文章没有只字评论，只对这一小行神秘的字母作了“批示”。他告诉我们，这行字是写一个孩子名，从笔迹看应该是一个初学俄语、语法和字母都不熟悉的孩子所写，因此拼写有误。这个名字在俄国是个很平常的孩子的名字——像中国的小明、小平一样——谢廖沙。刘老的信很短，仅写了这些字。我们现在想来，老人似乎是一位历史知情者，有什么话要说却又没说。当时我们对刘老似有所指的短信并没有醒悟，不过我们愿与刘老取得联系，为此由张晓当时给刘老写了封回信，也许是历史的宿命，也许是地址不确切的原因，寄出去的信没有回音，而刘老的原信则由于张几度搬家，一时竟也找不到了。

(下转第5版)